



# 悼念赵朴初先生

——记我与赵朴老相交往之二三事

◎叶嘉莹

我与赵朴老本不相识。初始是由于我曾在报刊上偶然读到他的一些诗词之作,及其传诵人口的一些自度曲。始获知其大名,并对其古典文学修养之深,留有深刻之印象,但却长期未能有相见之机缘。一直到1988年之夏历五月,中华诗词学会正式成立,在北京召开大会。我被邀请以顾问之名义参加此会,并在会场上与主席台上诸位贵宾相见,其中一位就是赵朴老。当时因时间匆忙,我与朴老不过短短握手而已,我虽因为与朴老经因识面而感到欣喜,然而却并未敢期望能与朴老有更进一步之交往。孰意数日后,朴老竟使人持简至我在北京察院胡同之旧居相探访,并邀我于两日后至广济寺一晤,以素斋相候,我于意外惊喜之余,届时遂如约前往。而此次广济寺之相晤,对我而言实有两点难忘的巧合之处,其一是以时日而言,此一日原为贱辰初度之日;其二是以地点而言,则广济寺原为四十四年前我曾一度在此听讲《妙法莲华经》之地。因而与朴老相见后,我遂将此两点巧合相告知,朴老以为此中颇有胜缘,因问我当年听讲《法华经》后,亦有所可否?而我就在那时只不过为一青年学生,对佛法既无深研,对宗教亦并无信仰,我之前往听讲《法华经》,只不过一则因为我的老师在讲授诗歌时,往往以禅理为喻说,遂引起了我对佛法与禅理之好奇,再则也因为我生于荷月,小字为荷,因此遂对一切有关荷花或莲花之名物皆感兴趣。至于听讲《法华经》之事,则至今所能记忆者,只不过当时所听到的“花开莲现、花落莲成”两句偈语而已。朴老聆听我的叙述后,以为即此二句偈语,便已是佛法入门真谛。适当日在座有一位青年,笃信佛法,并且即将由朴老资助前赴日本留学,他听到了朴老与我的谈话后,遂口诵其所自作的诗偈一首,结

尾有“待到功成日,花开九品莲”之句。总之此次与朴老之相晤,予我之启悟良多,我遂于别后填写了小词《瑶华》一阕并于数日后亲携我之旧作数种,至朴老府上求正。我的词前还写有一段小序,序与词是这样写的:

瑶华

戊辰荷月初吉,赵朴初丈于广济寺以素斋折简相招,此适为四十余年前嘉莹听讲《妙法莲华经》之地;而此日又适值贱辰初度之日,以兹巧合,枵触前尘,因赋此阕。

当年此刹,妙法初聆,有梦尘仍记。风铃微动,细听取,花落菩提真谛。相招一简,唤辽鹤归来前地。回首处,红衣凋尽,点检青房余几。因思叶叶生时,有多少田田,绰约临水。犹存翠盖,剩剩得,月夜一盘清泪。西风几度,已换了微尘人世。忽闻道,九品莲

开,顿觉痴魂惊起。

朴老阅后,颇加称赏,又见到我携来的旧作数种,乃告我云,自1980年国内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我的《迦陵论词丛稿》以来,已读过我的作品多种,印象极为深刻,而这也正是何以朴老在与我一面之后,便邀我至广济寺餐聚的主要原因,并告我云其夫人陈邦织女士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古典文学编辑的陈邦炎先生之堂姊,而陈先生则正是为我编印《迦陵论词丛稿》一书之主编。是日邦织夫人亦同在座,晤言甚欢。数日后朴老遂亲来我的北京旧居相访,并携来其手书之《瑶华》和词一首相惠赠,词云:

光华照眼,慧业因缘,历多生能记。灵山未散,常在耳、妙法莲华真谛。十方严净,喜初度,来登初地,是悲心,参透词心,并世清芳无几。灵台偶托灵溪,便翼鼓春风,目送秋水。深探细索,收滴滴,千古才人残泪,悲欢离合,重叠演,生生世世。听善财,偈颂功成,满座

圣凡兴起。

词后自注云：“灵溪”指所撰《灵溪词说》。

朴老在词中对我的称美，我自然愧不敢承，但就词论词，则朴老此词用笔深细，用意高远，自是一篇佳作，而且此词还不只是和韵而已，更是步韵之作，盖正如苏东坡《水龙吟·咏杨花》一词之用章质夫原韵，虽然每一韵字都是步和原韵，然而却句句自然工妥，全不见步和牵强之迹。人称东坡和韵远胜原作，朴老此词亦远胜我之原作多矣。

自此以后，我遂与朴老时或有从书信往来，而更使我感动者，则是朴老自来过我京之旧居以后，因亲见我旧居之四合院已成为大杂院；而我个人之住房，只不过斗室一间，极为逼仄，连携回之行李箱都无法全部打开。朴老对此深表同情，遂表示可在京为我安排一处住房，居室宽敞，庶便于读书写作，我对朴老之盛情，虽尤为感激，但因我经常往来海内外，并不能在京定期居住，如果竟尔占用一处本不属于我之住房，反而，愧疚不安，遂婉言辞谢了朴老之美意。而后不久，我自原任教之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正式退休。于是台湾之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及淡江、辅仁等校，遂先后约我前往讲学。其次，新加坡之国立大学亦约我前往讲学，在此期间，我虽亦有时回京探亲，但因时间紧迫，来去匆匆，除与朴老偶或以电话致问外，殊少晤面之机会，如此直至1994年冬，我因接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一项写作计划，将与陈邦炎先生合作撰写一册《清词名家论集》，遂利用新加坡大学之寒假期间返回北京，与陈先生商讨写作事宜，谈话间我曾向陈先生询及朴老近况，拟前往探候，陈先生告云朴老现在医院休养，探望多有不便，因而作罢。但我却曾请陈先生代我转向朴老做过一次奉恳。那就是对于幼儿少年学习古典诗歌之倡导。盖因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曾多次返国，逐渐发现国内年青人的古典文学之水平已日趋低落，不少人多半注重于物欲之追求，遂致社会风气日益浇漓。因思若能在幼儿园中增设“古诗唱游”一科，以唱歌及游戏之方式，教儿童唱诵

古诗，如此则不仅可自童幼年时代培养其锐敏之感受与丰富之联想的能力，而且还可以培养其对宇宙万物之一种观察的兴趣与关怀的爱心。进而提高其人格修养之品质，如此则当其长大成人后，无论从事任何行业，都必可以今生受益无穷。我的此一理想，多年来虽曾在各地讲述多次，但因人微言轻，未尝有丝毫之结果。所以想请朴老以其身份地位做登高之一呼。陈邦炎先生将此意转达给朴老以后，朴老立即就写了一封回信，云：

叶嘉莹教授和您谈的关于古典文学幼年班的意见极好。我往年曾与谷牧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意见大致相同。我想请吾弟代拟一个提议稿，我打算约几位政协委员，如张志公、叶至善等联名提出，尊意如何？我认为此事至关重要，再不着手抓，传统文化将有大损，甚至断绝之虞。请您考虑写一篇文章，敲敲警钟。拜托、拜托！

其后，朴老遂于当年全国政协八届第三次会议，正式提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之提案，当时署名者，除朴老之外，尚有张志公、叶至善、夏衍、冰心、曹禺、吴冷西、陈荒煤、启功等共九人。不过此一提案，扩展了我原来只想在幼儿园内增古诗唱游一科之原意，可能在落实方面涉及问题较多，所以此一提案虽于1995年2月27日经教委以教办“1995”一六号批文答复，但却终于未能付诸实践。而与此同时，我则与天津作协的一位田师善先生合作编写了一册题名为《与古诗交朋友》的儿童读诗选本。此书编成后，我又拜托陈邦炎先生转恳朴老题签，并寄去我为此书所写的两篇《序言》求正，朴老再次覆陈先生函云：

顷发一函，忘将叶嘉莹教授的序文退还，兹寄上，并再题一书签，附请选一张转寄，叶序写的很好，覆函时请代致敬意和问候。

《幼年古典学校紧急呼吁》提出后，国家教委回信表示赞同，安徽师大亦来函响应，香港、台湾亦有积极反应。现在问题在于落实。政协会上当再提出。

不久以后，《与古诗交朋友》一书就由天津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我还曾应天津电视台之邀,为他们做过几次教儿童学古诗的节目。不过我个人之精力、时间有限,而且不久以后我就返回了加拿大,而这个节目在我走后不久也就停播了。总之,这些年来我一直为提倡自幼少年时代学习古诗词之理想而做着不断的努力。每年往返海内外,也曾各地多次为成人及儿童讲授古典诗词,一般说来,所讲后之反应都极为热烈,只可惜这些讲演都只出于个别的短期的邀请,当时听众的反应虽然热烈,也不过如同一方池水,偶因投石之一击,而泛了一阵涟漪,其后事过境迁,石沉水静,投石之击,就只成了一种无用的徒劳。而岁月不居,年命如流,我却早已超过了古稀之岁。朴老近年亦经常卧病医院,其所云“政协会上当再提出”的倡导幼少年学诗之愿望,实不知何日方能实现,在此种不得已之情况下,我遂兴起了何不向国家领导人试做一次直接呼吁的想法。于是在1998年秋天,我就不揣冒昧地亲自写了一封信,托由国务院侨办直接转呈给了江泽民主席,我原以为江主席在日理万机之余,未必会对此一海外华侨之私人信函加以留意,我这样做只不过是想了自己多年来欲藉诗词教学以提高国民品质之夙愿,再作最后一次之努力而已。孰意江主席竟然很快就对我的信函做出了批示,并经由李岚清副总理转批给了教育部的基础教育司。只不过当基教司打电话到南开大学与我联系时,我却已于数日前返回了加拿大,及至我于1999年秋再度回国,在京参加国庆期间,始及与基教司之李连宁司长相晤。李司长告诉我教育部已请国内专家编撰了一套《古诗词诵读精华》的系列读本,供中小学教学之用,大约不久将即可印出。及至我于2000年夏再度回国,被邀参加了以“让中华诗词走进中小学校园”为主题的全国第十三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并在会场拿到了这一套新出版的《古诗词诵读精华》,眼见朴老当年的呼吁即将在中华大地初步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时,朴老竟然在一个月前已经遽归道山。回想这些年来,为了对中华文化有着共同的关爱,朴老所给予我的一切协助,而自朴老住

入医院后,我竟然未能得到一次探望的机会。如今当中华诗词已经走进中小学校园,朴老的愿望即将逐步实现之时,我也未能将此一美好之信息亲自向朴老奉告,及今思之,悼念之余,实不免深怀歉憾。

近日接到北京冯其庸先生的电话,说朴老的一些生前友好,拟编印一册朴老的纪念集,要我写一篇悼念的文字,对我而言,此一撰文之命自是义不容辞。于是我遂与上海的陈邦炎先生相联系,希望他能提供给我一些相关的资料,前面所抄录的朴老写给陈先生的那两封信,就是他提供给我的。除此以外,陈先生所抄示给我的,还有朴老于1988年5月28日至6月7日,游青岛时,所写的总题为《青岛日记》之二十首诗的两首诗,在此二诗中朴老也曾提到我与川大缪钺先生合撰的《灵溪词说》一书,诗是这样写的:

终日不安排,无事闲行坐。

灵溪可潜盘,意与两贤合。

论词精且深,今日难有并。

晏柳与苏辛,异音同至听。

其诗中所提及的晏、柳、苏、辛数家的词说,就正是我所执笔撰写的。在朴老身后读到他生前所写的这些对我的文稿加以称美的诗句,益使人于感动之余倍增悼念之情。而陈先生所寄给我的有关朴老的资料中,还有一篇陈先生自己写的文稿,题为《絮乱天迷,芳心不改——记赵朴老的几首词》,其中有一首《悼江仙》词也引起了我的一段回忆,原来朴老生前还曾送给我一幅他的书法,所写的就正是这一首词,词前还有一段小序,序与词是这样写的:

悼江仙

夜梦江上,有巨舟载云旗鼓浪而过。舟中男女老幼,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中有一人,似小时无猜之友。方欲招之与语,忽空中落花迷眼。转瞬舟逝,怅然久之。醒作此词以志异。

不道相逢悭一语,仙舟来梦何因?弥天花雨落无声。花痕还是泪?襟上不分明。

信是娟娟秋水隔,风吹浪涌千层。望中缥缈数峰青,抽琴旋去轸,端恐渌湘灵。

我当时收到朴老所写的这一首词的书法后,虽深知其为一首好词,但不知其意蕴何指。不过清代的词学家张惠言说得好,词之特色本是“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可以假借“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之辞,来表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之情。朴老此词可能也有委曲之喻托。只是我当时并未向朴老做进一步之探询。此次收到陈先生的这一篇文稿,方知我的推测果然不错。据陈先生云,朴老此词原为1969年“文革”期间所作,但却直至“文革”过后,才对之加以说明,谓“此词作于1968或69年,是陈同生同志逝世之后事。同生之死,是此作诱因之一。当时,相识之人不得正命而死者以百计,故作此词以吊之。而不敢明言,只以假托梦境耳。词序中所言‘载云旗’之舟,暗指非今日人所乘之舟。‘舟中人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者,暗指皆已作古人。词中‘弥天花雨落无声’一句,是全文主旨所在。至于‘望中缥缈数峰青’、‘端恐渌湘灵’则皆暗指江青也”。我之抄录此词,只是为了一则既可以借此说明朴老在词创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兴于微言的幽约怨悱之意境的成就,再则也可以借此说明朴老

对人世之一种悲悯与关怀。而与此相对比的,则是朴老在其遗嘱后所附留的一首四言诗偈,偈语云: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

我今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如果综合本文中所提及的朴老的一些诗词曲作品来看,则自其所写的一些淋漓酣畅的自度曲,到《瑶华》之典雅清丽的慢词,再到其《青岛日记》中之率真质朴的五言绝句,更到其《悼江仙》之微言喻托的小令,终至于晚年所写的大量富有哲理与禅趣之作,包括其遗嘱中所附录的豁然彻悟的诗偈,我们所见到的不仅是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多种风貌之长才,而更可注意的则是他透过创作所表现的多层次之修养与意境。他既有对文化的关怀,也有对世间的悲悯,更有对禅理之妙悟,有出世的一面,也有入世的一面。或佛家有云“不断烦恼,得成菩提”。于今用于朴老之诗词中得见之矣。至于我这篇文稿所写的,则只不过是透过一个常人所见的有关朴老之二三事,以聊表一己对朴老的一点悼念之情而已。

(作者为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本文转自2008年第3期《赵朴初研究动态》)

## 尼泊尔蓝毗尼中华寺庆祝寺院落成十周年

本刊讯 5月27日,是尼泊尔蓝毗尼中华寺落成十周年纪念日,为此,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中华寺方丈怀善法师在中华寺宴请蓝毗尼开发委员会领导、各国寺院的法师、中尼友好协会蓝毗尼地区领导、驻蓝毗尼军警领导及友好邻居一百余人,广西23位居士专程前来祝贺。怀善法师说:中华寺落成十年来,我们相聚在蓝毗尼这个佛教大家庭中,得到了蓝毗尼开发委员会领导、各国寺院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十分融洽,体现了国际佛教界的真诚友好。佛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这在世界上已形成共识,从蓝毗尼这个世界佛教大家庭中,也得到了印证。今后,我们要继续发

扬,同时请各国的法师们继续关心、爱护中华寺。

据悉,5月27日也是教主释迦牟尼佛降诞2634周年纪念日——卫塞节。尼泊尔政府总理秘书、文化部长、蓝开委有关领导、各国寺院法师、当地机关、工厂的领导及来自世界各国和尼泊尔的佛教徒约3万人参加了隆重的庆祝活动。首先由各国寺院的百余位法师聚集在阿育王石柱下集体诵经,次由两辆载着佛陀圣像的开敞式轿车在一幅横额的引领下,由众佛教徒拥护着进行“行像”仪式,最后举行庆祝大会。每年的卫塞节,佛陀诞生地蓝毗尼都要进行3至7天的庆祝活动。

(尼泊尔中华寺)